

DOI: 10.3969/j.issn.1672-8874.2010.01.023

• 教学研究 •

大学生学习有效性探微^{*}

李云龙, 邓石华

(长沙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03)

[摘要] 有效学习与学习有效, 两者貌似相同实则迥异, 前者是指能否顺利实现预期目标的学习行为, 所关注的对象是动态的学习过程; 后者是指学习是否有效果, 所关注的是学习的前置条件和终极目标, 对这两个概念的甄别触及到了学习的本源问题, 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 有效学习; 学习有效; 探微

[中图分类号] G64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8874 (2010) 01-0072-04

The Research on Learning Effectiveness

LI Yunlong, DENG Shihua

(Changsha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03, China)

Abstract: Efficient learning and learning effectively, seem similar but actually are quite different. The former refers to whether the behaviors can achieve the learning goal smoothly or not. Its key target is the learning process; The latter refers to whether the study is effective or not, with the ultimate goal of the study as its crucial object. We usually meet the problems of learning origin when discriminating these two concepts. So the study of this issue is of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Key words: Efficient learning; Learning effectively; research

学习是人类的一种特殊行为, 长期以来, 许多教育、心理学家都从各自不同的角度, 对“学习”进行了探索。现在已知的学习理论几乎都是在解析学习的过程(探究如何有效学习)。但是, 有效学习研究是否能代替学习有效研究呢? 对这一问题的思考触及到了学习的本源问题, 本课题组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究。

一、有效学习与学习有效

“有效学习”是近年来教育杂志上出现频率比较高的一个概念, “学习有效”很少有人提及。有效学习与学习有效, 两者貌似相同实则迥异, 前者是指能顺利实现预期目标的学习行为, 所关注的对象是动态的学习过程; 后者是指学习是否有效果, 所关注的是学习的形式和内容是否有效。这样的解释可能还是比较晦涩, 我们不妨用实例来说明。假设有这样一个学习场景: 学生在教室里通过教科书来学习汽车驾驶技能, 在现代语境下, 狭义的有效学习关注的就是学生能否顺利地识记教科书和课堂上教师传授的知识(并能顺利地通过纸笔考试), 其目标指向本次学习过程; 学习有效与否拷问的是如此“学习”是否能培养合格的驾驶员? 其剑锋指向学习的形式和内容是否有效?

从学习的本源上看, 有效学习与学习有效关系非常密

切, 是相辅相成、相互制约, 与学生成长密切相关的两个重要概念。我们知道, 学习有效需要学习内容和形式有效作为基本前提, 同理, 任何有效的学习内容, 最终, 都需要有效学习来落实。两者之间, 学习内容和形式有效是前提, 有效学习是过程, 学习结果有效是终极目标。遗憾的是, 目前的教育研究和教育实践中只是关注过程, 大前提和终极目标被严重忽视。

翻开教育史和近现代教育专家的著述, 关于有效学习的论述比比皆是。从“学而时习之”、“善学者师逸而功倍, 不善学者师勤而功半”^[1]到“联结论”“行为主义理论”“现代认知理论”, 无不闪烁着“有效学习”的思想光芒, 至于学习的内容和学习的结果是否有效, 鲜有关注。这个问题之所以长期潜伏在我们的教育实践中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 主要是受到两个方面的因素干扰: 一是受定势思维的影响。在学习的启蒙时期, 人类是跟随长辈在劳动生活中学习, 其学习的内容和形式与学习的终极目标紧密相联, 需要关注的是如何更快地学会长辈传授的生活知识和劳动技能; 随后, 在教育发展初期, 人类知识总量不大, 需要关注的也是如何更快地记住工作中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 一些教育心理学界的先驱们基于现实的需要, 着力研究如何提高学习效率, 通过各种实验深度解析学习的过程, 设计和探

* [收稿日期] 2009-11-10

[基金项目] 湖南省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XJK08XL002)

[作者简介] 李云龙(1964), 男, 湖南平江人, 长沙学院教授, 中南大学硕士生导师。

索有效的教学方法和学习方法，这方面的成果非常丰硕。后人亦步亦趋紧随教育学、心理学大师，继承和发扬前辈研究的成果，一种定势便在不经意中形成了——学习的问题主要就是教法和学法的问题，这成了学习研究的不二选择。二是学习结果的评判方式误导了教育工作者。现代学校教育是以间接经验的传授为主，很多“怎么做”的程序性知识都转化为“是什么”的陈述性知识，学习的方式、考核的方式都是传统的纸笔测试，纸笔测试很难反映程序性知识掌握的真实情况，“除非把评价置于现实生活和社会环境联系中，否则，我们怀疑它能否恰当地代表人类的智慧表现”（加德纳）^[2]，学生的书面成绩（对陈述性知识的良好识记）掩盖了他们只“知”不“会”的事实，使得学习的有效性被长期掩盖。

在知识爆炸年代，在社会分工细化的今天，人们不可能涉猎所有门类（不同领域）的知识，学生学习内容需要选择、学习形式需要设计就成了不容置疑的问题，这直接关系到学生能否有效率地学习，能否更快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但是，目前这一问题出现了“灯下黑”的现象，研究学习问题的专家没有察觉，离“灯”较远的普通老百姓虽然感受很深切，但他们无法用文字表述，只能用行动来表达对当今大学教育的无奈。在一些发达地区出现的“辍考”潮就是这方面民意的间接表达。

近年来，研究学习理论的人很少去关注学习的有效性，偶尔有那么一点声音也都被贴上功利主义的标签，提到学习的有效性似乎就是贬低现在的教育，是在降低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的学术性，以至于重点大学的教授们在研究学习时言必称“思维的创新”“知识的拓展”，津津乐道的是“行为主义理论”“建构理论”“认知理论”，至于学习的内容和学习的形式是否能培养出社会所需要的人才则极少关注。

社会发展到今天，我们现行的教育制度、学习内容、学习形式都被默认为是有效的，主流的学术声音和教育学著作都只关注如何学习和如何教学，社会各界居然也很平静地接受这种现实，譬如：财会专业的毕业生当不了会计，秘书专业的学生接受了四年本科教育还必须接受秘书职业技能培训才能上岗，等等诸如此类的怪现象都见怪不怪，在有些人眼里还被认为很正常，好像大学就理所当然地培养不食人间烟火学子，没有人去质疑我们的教育，去检讨莘莘学子们寒窗苦读的有效性。

教育成效的显现具有滞后性，我们不能坐等社会的质疑再来反思，任何有学术良心的人都应该来关注目前我国高等教育中学习有效性的问题。

二、大学教育中学习有效性问题透视

学习有效与否与课程设置和内容安排密切相关，同时，也与学生的学习方法和学习动机有关，后者已有很多学者提及，这里不再展开。

（一）专业教学计划与课程教学内容组织方面的问题

大学生学习内容的安排一般分两个层面落实，一是专业教学计划的设置，二是具体某门课程教学内容的组织（教材的编写和教学的实施）。

从第一个层面来看，教学计划在大学生学习中的重要地位是无容置疑的，教育行政部门为了确保办学的自主性而将教学计划的制定权限下放到了高校，高校则将其权限下放到系部，所以，教学计划是否科学合理关键就决定于该系部的整体学术水平，现实中，每个系部的学术力量是不均衡的，这就势必导致教学计划质量参差不齐。从目前来看，一些基于社会需求而新开设的应用型专业的教学计划问题最大，很多新开设的专业，课程设置五花八门，其核心课程差别很大。虽然不能说教学计划不同就一定是问题，但是同一专业，大家的认识不同，至少反映出对专业教育的定位理解是不同的，根据不同的理解进行的教学计划设计就难免有顾此失彼的现象发生。特别是一些高职院校，教学计划的随意性更大，笔者接触到的一所学院，为推销学校三位领导的专著而在不同专业同时新开设了三门必修课程，至于这些课程是否是专业所必需，则无人过问。

在教学计划的设置中，还有一个很容易忽视的问题，就是人为肢解课程和课程重复设置（一门课程可以完成的教学任务被肢解到了不同课程之中）。什么内容需要独立设置课程？什么内容可以横向组合？这是确保学习有效的要害问题，教学计划制定过程中对这个问题重视不够。

从第二个层面看（教材的编写），问题也不少。每门课程应该讲授什么内容（教材的体例结构）与学生学习有效性直接相关。可是，这一问题，没有一个权威部门认真关注过，教材编写大多是教师自发学术行为或是出版社创收行为。同一专业的教材大多数情况下来自不同的出版社，作者原本就不是从专业系统思维的角度来统一规划设计的，所以内容人为肢解、重复出现、顾此失彼的现象就在所难免了。

（二）程序性知识的传授问题

当代认知心理学家安德森把人类掌握知识的表征形式分为：陈述性知识与程序性知识^[3]。陈述性知识是关于事物及其关系的知识，或者说是关于“是什么”的知识，它包括事实、规则、发生的事件、个人的态度。程序性知识是关于“如何做”的知识，它是一种经过学习自动化了的关于行为步骤的知识，表现为在信息转换活动中进行具体操作，也称之为“技能”。

虽然心理学家对知识的表征形式是两分还是三分存在一些争议，但是，现在的学习内容包含程序性知识，这一点是没有疑义的。现代学校教育的主要传播媒介是纸质教材，大多数程序性知识都是用书面陈述的方式来表征的，很多“怎么做”的程序性知识都通过陈述性知识来表述。由于大部分教师都是从学校到学校，他们缺乏职业经验，教学过程中无法弥补教材、教学媒介的不足，这些教师只能照本宣科，在这样的老师的课堂上，程序性知识变成了最枯燥乏味的东西，学生非常反感，学习效果自然就不理

想了,这是现代大学生只“知”不“会”,适应能力弱、动手能力差的根源之所在。2009年9月12日《楚天都市报》报道:某省属高校计算机科学技术专业应届本科毕业生连峰(化名)“回炉”去读技校,接触技校才两周,他竟然感叹“我的大学真是白读了!”。笔者并不完全认同连峰的观点,大学学习内容和形式肯定不能类同技校,但是,大学毕业生发出“白读了”的感慨不能不引起学界的重视;如果大学的课程和教学形式更科学合理一些,不但让学生“知”而且确保学生“会”,“连峰们”就不会再发出“我的大学真是白读了”的感叹了。

(三) 学习成果的测评问题

一般而言,学习有效与否可用测评结果来反映。但是,现行大学教育测评工具不能准确反映学习的成果,目前,大学普遍使用的测评工具是传统的纸笔测试,纸笔测试的最大弊端是无法准确反映学生技能水平,更难测评其它智能。

1998年在巴黎召开的首届世界高等教育会议所通过的《21世纪高等教育展望和行动宣言》中指出^[4]:“高等教育质量是一个多层面的概念”,要“考虑多样性和避免用一个统一的尺度来衡量高等教育质量”。“多一把尺子评价学生,就多一批好学生”;不同的教育对象和不同的教育内容就应该考虑使用不同的评价模式。

目前,社会上对大学生的评价不高,很多人被戴上“高分低能”的帽子,实际上,他们是很无辜的,大部分学生在学校读书刻苦认真,“纸笔考试”成绩也不错,走进社会后“遭遇”低评价,这是学习低效的延迟反映,其根源在大学学习内容和形式的有效性方面出了问题,不科学的测评手段——“纸笔考试”成了掩盖事实真相的帮凶。

三、提高学习有效性的策略

如何提高学习的有效性,使学习成其为真正学习?笔者根据课题研究的成果提出下列建议,抛砖引玉,供同行参考。

(一) 科学设计教学计划,精心选择学习内容

《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中规定,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高校肩负双重重任,如何在实践中贯彻落实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任务,关键就在于教学计划的有效设计上。“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计划是行动的指南,也是行动的保障,同时,还是检查和反省行动成败的重要参考指标。目前专业教学计划的制定权力下放到各高等院校,这是对院校自主办学权力的尊重,但是,凡事有利必有弊,各专业院校自主决定教学计划,可以突出院校特色、鼓励创新,遗憾的是,不是每所院校都云集了所有专业的精英,很多院校只是在某一个领域内很有研究,而在其他领域上可能有所欠缺,在教学计划拟定和审核方面可能就会心有余而力不足。

教学计划制定的核心问题是课程设置,不同的院校,

哪些课程需要单独开设,哪些课程需要合并开设,这些问题都涉及到学习的有效性。笔者以为,课程一定要精心设计统一规划,可开可不开的课程坚决不开,能够合并开设的课程就不要分开开设,对专业核心能力进行广泛论证,根据核心能力的要求科学设计教学内容,尽量避免重复学习或人为肢解学习内容。

课程确定以后,每一门课程的具体内容也应该组织力量论证,现在的教材编写比较随意,一般都是由作者与出版社编辑商量,责任编辑把关,个别责任心强一点的出版社,可能会小范围地组织几个专家论证一下,由于时间的紧迫和专家的遴选范围等问题,论证一般都很草率。事实上,教材内容的设计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将某一门教材内容的设计放到专业的大背景下与各门课程一起考量,单独审核某门教材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其本身的做法就欠科学。除此之外,教材既是教学用书,也是学生自主学习的主要参考资料,教材的体例设计涉及心理学和学习学,需要相关方面的专家参与设计论证,这些协调工作对于一个普通作者来说很难做到。尤其要引起注意的是,现在有很多业余写手,打着专家的旗号开发了系列教材,一些良莠不齐的学习内容最后都摆放在了学生的案头,对学生学习有效性的侵蚀是不言而喻的。

笔者以为,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各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出面协调,各专业的教指委应该组织力量对教学计划和教材内容进行论证,针对不同性质的院校和不同层次的学生,设计出合理的课程目录,开列主干课程的体例结构,供不同性质的院校参考,只有教学计划和教材内容的科学性,才能确保学生学习的有效性。

(二) 唤起学生学习的内部动因,激起持久的学习动力

一切学习行为都是由动机引起的,在学习内容设计合理的情况下,学习动机是学习有效的最重要的保障,研究教和学的问题首先必须研究学生学习动机。人的各种活动都是在动机的调节和支配下,指向某一目标的。通常“学习动机”一词就是用来说明学生发动和维持某种学习行为以达到一定目标的各种因素的一个中介变量。影响动机的因素按其性质不同而区分为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5]。内部因素(亦称内在动机)主要是指个体内在的需求和认同,例如学生对学习意义的正确认识或对学习对象的兴趣等;外部因素(亦称外在动机)主要指的是外界的要求与强制力,如教师(父母)的嘉奖或责备、惩罚,考试压力等等。内在需要能促使学生积极主动学习,而学生为得到父母(老师)的嘉奖或避免受到父母(教师)的责备、惩罚,为应付考试,也会努力(或假装努力)去学习,内(外)部因素的作用效果表面上看似是一致的,但由于其源动力的差异,学生的学习态度和认知程度就大相径庭。持久的学习动力来自于内在动机,唤起动机的内部因素(内在动机),才能有效地发挥动机的激活功能和指向功能,才能有效地维持和调整动机水平,个体的行为才能持续地指向一定的目标或对象。

在较长的学习过程中，学生对为什么学习某门课程其实很迷茫，绝大多数学生学习的动力来自考试的压力，学习的目的就是为考试过关。要想真正提高学习效率确保学习有效，就必须唤醒学生的内在动机，变“要我学”为“我要学”。

(三) 改革评价模式，为学习有效进行提供保障

传统的纸笔考试作为评价的重要形式之一，在学校教育制度下，其地位一直未曾动摇过，虽然相当多的应用型课程命题制卷时引入了案例分析之类的题型，但是，要准确测量学习的效果，仅仅依赖纸笔测试是远远不够的。

美国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霍华德·加德纳 (Howard Gardner) 博士指出^[2]：人类的智能是多元化的，这些智能可被区分为七项：语言文字智能、数学逻辑智能、视觉空间智能、身体运动智能、音乐旋律智能、人际关系智能和自我认知智能。传统的纸笔考试只适合检测部分智能，所有课程的评价都借助于传统的纸笔考试是不科学、不客观的。一方面，这种考试是以学生的语言智能为依托，对于智能优势不在语言领域的学生而言，这种考试形式很难正确反映出学生的真实水平；另一方面，在高等教育领域，有很多应用性课程的评价要借助于其它媒介才能恰当地反映出学生的能力和水平。

考试是教学的指挥棒。在绝大多数学生以考试过关为学习动力的情况下，科学设计考试形式显得尤为迫切和必要。当考试方式不科学时，学习走样就在意料之中了。套用李政道的一句话：你考的不是“学问”而是“学答”，学生“死记硬背”就在情理之中了^[6]；新近出现在考试题型中的案例分析，学生同样轻松地用“套路”作答，原本考察学生程序性知识的题目，最后同样变成了陈述性知识测试，所以学生只要摇头晃脑地背下答案，就可以保证考试顺利过关。学习变成了简单的知识堆砌而不是有机建构。

传统的考试模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在考学生的记忆力，而不是考学生的理解和应用能力，更不是考察学生的学习能力。个别教师为了增强考试的威慑力，故意模糊“应用”“理解”“识记”“了解”的界限，所有的内容都是重点，学生只有在考前全方位地机械记诵才能应付过关。传统考试模式对于一些应用型课程而言，确实是有百害而无一益。美国人赫·史密斯（前《纽约时报》驻莫斯科分社社长）撰写的《俄国人》是一面非常好的镜子。他在书中评述前苏联教育状况说：“他们强调练习、练习再练习，以及死记硬背，这往往是几代人不变的老办法。”“苏联在课堂教学上是态度认真的，其积极方面是使学生记住了大量的材料，还训练学生掌握了许多基本的东西”。但是，“苏联教育方法的那种死气沉沉的守旧性所付出的代价，就是使学生失去学习主动性，使苏联的教育制度无法教会学生创造性地自己思考问题或者提出富于想象力的、探讨性

的问题”。我国教育制度的基本框架，大多是沿袭前苏联模式，从赫·史密斯的评述中不难看到我们传统教育的身影。

笔者提出考试模式改革，并不是全盘否定知识的识记，对于一门课程来说，一些原理、法则是需要烂熟于心的，笔者强调的是，应该将陈述性知识和程序性知识分别测试，要根据课程的性质来设计测试模式，陈述性知识用纸笔考试，程序性知识采用现场模拟（或在教学、实践过程中考查），一些应用型的课程，需要识记（再现）的知识点和需要掌握的技能点，可以事先明确告诉学生，以便其用合适的方式学习和识记，这样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对课程核心内容的强化。

考试模式的转变是有效学习的客观需要，传统的考试模式是建造“活着的小型藏书室”。事实证明，知识爆炸时代，“藏书型”的学生已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有较强创新能力和一定的动手能力的复合型人才，越来越成为社会关注和呼唤的对象。

当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考试模式改革是一把双刃剑；改革后，一方面给学生学习提供了更加广阔的成长空间；另一方面，由于更加重视程序性知识的传授，这势必对教师的知识结构提出更高的要求，一些从学校到学校的教师和哪些长期脱离工作实践不去主动掌握职业技能的老师将会面临考验。倘若考试模式改革能促使教师主动接触社会，教学内容、教学形式能同步改革，大学的课堂可能更加务实，更有益于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哪些不会吹牛的南郭先生也会迫于形势自我完善，《高等教育法》中规定的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任务也能圆满完成，若能如此，于学生于教师于国家都将是件幸事^[7]。

恩格斯说：“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笔者本着理论探索的宗旨和“百家争鸣”的精神，提出了一些不成熟的观点，抛砖引玉，供同行们参考。

[参考文献]

- [1] 孟宪承. 中国古代教育文选[Z].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79.
- [2] 霍华德·加德纳·多元智能[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99.
- [3] 燕国材. 《学习心理学》[M]. 北京: 警官教育出版社, 2000.
- [4] 潘懋元. 走向大众化时代的高等教育质量[J]. 高等教育研究, 2001, (7).
- [5] R. M 加涅. 学习的条件和教学论[M]. 上海: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 [6] 佚名. 不以成败论英雄[N]. 羊城晚报, 1995.
- [7] 邓石华. MI 理论与远程自主学习环境构建[J]. 湖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06.

(责任编辑: 洪巧红)